

26403

=15



南燕錄三

春秋卷第六十五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慕容鍾

慕容鍾字道明德之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旨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勇兼濟果進奇策備德頗從之率皆中焉由是政無巨細悉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勳封北地王趙旣嗣位猜虐日甚政出權門公孫五樓等規恢威權慮鍾抑已固勸趙誅之鍾懼遂與段宏

等謀叛事敗奔秦姚興拜爲始平太守封歸義侯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蓀人也祖俊振威將軍父放吏部尚書皆顯名於燕世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仕垂散騎常侍轉留臺尚書及寶僭立累遷吏部尚書蘭汗之亂南奔辟閭渾渾衣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遂出降德曰孤得青州不以爲喜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

密謀雖位任崇重而謙虛博納深得大臣體度超旣嗣位政出權嬖盤於遊畋多違舊章軌憲日敝殘虐滋甚孚屢與韓諱盡言匡救超不能納其後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王孚曰桀紂之主超大慚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宐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特優容之太上三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一追贈太師諡曰文穆其所著文章多

傳於世

封嵩

封嵩渤海人也仕備德爲左司馬遷尚書左僕射德又以韓諱爲尚書右僕射時嵩諱年竝三十又以嵩弟融爲西中郎將諱弟軌爲北中郎將嵩等俱拜德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至殿方謝德顧曰所謂躍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超初嗣位大旱太后段氏告超曰左僕射封嵩教殷丹下車訪問民間疾苦丹常

具陳孝婦不當死以致亢旱當誅姑女改葬孝婦丹如其言應時雨注後超信任姦邪不恤政事嵩遂與南海王法等謀反征南司馬卜珍言於超曰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奸超收嵩下廷尉辭及段太后太后懼泣告超曰嵩教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卽以語法法爲謀見誤知復何言超聞而大怒乃車裂嵩於東門之外融叛出奔於魏

杜弘

杜弘平原人也仕德爲從事中郎先是德母及
兄納一作光皆在長安德遣弘如長安存問消息
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卽言如張
掖以死爲效但臣父雄今年踰六十未沾榮貴
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中書令張華曰杜
弘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大矣不可使也德曰
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爲親尊而可
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如要君內
實忠孝何罪之有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
爲賊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

王始

王始萊蕪人德建平四年以妖術惑衆至數千
人聚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署置公卿
百官號其父固爲太上皇兄林爲征東將軍弟
泰爲征西將軍德遣車騎將軍桂陽王鎮討禽
之斬於都市臨刑人皆罵之曰何爲妖妄自貽
族滅或問其父兄今竝何在始曰太上皇帝蒙

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朕躬雖存復何聊
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君正坐此口過以至於此
奈何臨死復爾狂言始曰皇后何不達天命自
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鏢
築之始仰視曰朕卽崩矣終不改帝號也德聞
而笑之謂左右曰熒惑之人死猶狂語何可不
殺

張瑛

張瑛幽薊人也爲辟閭渾參軍常與渾作檄

多不遜渾敗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
渾之有臣如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
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防風之
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
初善其言後竟殺之

王鸞

王鸞一作尹鸞濟南人也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
跨馬不據鞍由蹬德一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
食乃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所能飽

且才貌不凡堪爲貴人可先以司縣試之也於是拜爲逢陵長鸞到官政理修明大收民譽徵爲東萊太守

龐世

龐世不知何處人仕德爲光祿勳奏案豪強苛克人物咸懼疾之及卒門無弔客時人爲之謠曰龐家之巷車馬鱗鱗泥丸之日無弔賓弔賓不至何所因由性苛克寡所親

桓敞

或作垣字

桓敞略陽桓道人也族姓豪強石虎時自略陽徙鄴敞仕苻氏爲長樂國郎中令德入青州以敞爲車騎長史超襲僞位其長子遵次子苗復見委任遵爲尚書苗爲京兆太守劉裕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順竝以爲太尉行參軍

張華

張華清河東武城人也有機辨仕德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令屢進直言仕超至左僕射奉使至秦辭令不屈後爲劉裕所獲

張恂

張恂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慕容氏散騎常侍父
恂為儁尚書右僕射恂隨德南渡因家於齊郡
之臨淄後歸仕魏

劉昶

劉昶本平原人也世仕慕容氏昶從德南渡河
因家於北海之都昌縣子奉伯為趙東牟令後
歸劉裕為北海太守

傅融

傅融本清河人六世祖伯子邁仕後趙至太
常融隨德南徙渡河遂家於磐陽為鄉里所重
性豪爽不拘小節尤善屬文

李根

李根遼東襄平人也仕寶至中書監與子後智
等隨德南徙渡河居於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
豪門以此多輕之

王牢

王牢太原祁人也高祖宏河東太守縣竹戾牢

十六國春秋卷之十五
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隨德南渡居青州因以家焉

張幸

張幸清河東武城人也仕趙東牟太守後率戶歸魏

冷平

冷平臨淄人太上年有司奏沙門僧智夜入平舍淫其寡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欲以一人坐殺人論死而平安國各引

自殺讓生競死義形急難且手殺罪人宐竝加原宥趙詔俱赦之

高軌

高軌本渤海蓆人也隨德渡河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

王景暉

王景暉秦太史令高魯之甥也初同魯在秦魯遣暉隨德使劉藻獻玉璽於德遂畱仕德後著南燕錄六卷行於世

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少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居歸將改適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段氏旣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逼我改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尅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歸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曰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側若鬼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歿及葬男女覩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輓歌之聲慟絕良久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春秋第六十五卷

焉虎一名烏洛孤始臣附於魏自以衆落稍多
 舉兵外叛平文帝諱鬱與晉并州刺史劉琨共
 討之虎走據朔方歸附劉聰聰以虎宗室封樓
 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
 雄據肆盧川將復渡河侵魏西部平文帝逆擊
 大破之逐出塞表昭成諱什翼捷初虎又寇西部帝
 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尋死子務桓代領部落
 遣使附魏務桓一名豹子招集部落復爲諸部
 之雄石虎建武中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右賢王

丁零單于務桓死弟闕陋頭代立其後務桓子
 悉勿祈逐闕陋頭而自立悉勿祈死弟衛辰代
 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狡猾多變既立之後
 入居塞內昭成以女妻之後通於秦苻堅以爲
 左賢王遣使詣堅請求田地春去秋來堅許之
 後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以獻於堅堅讓
 歸之尋復背堅專心歸魏舉兵伐秦堅遣其將
 鄧羗討擒之衛辰復降於秦堅自至朔方署爲
 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

堅雖於魏貢使不絕而誠敬有乖魏因討破之
 收其部落十有六七衛辰走奔於秦堅送還朔
 方遣兵戍守遂以衛辰為鄉導寇魏南境魏師
 敗績因分國人為二部自河以西屬之劉衛辰
 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復以衛辰為西單于
 督攝河西諸虜屯代來城秦末國亂遂有朔方
 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慕容末據長子拜衛
 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朔
 方王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

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幽州牧河西王

後衛辰遣子力俟提魏書作直力鞞寇魏南部其眾八

九萬太祖諱珪軍士五六千人為其所圍乃以車

為方營竝戰竝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力俟提

單騎而走獲牛馬二十餘萬乘勝逐北自五原

金津南渡河徑造代來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

入衛辰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諸

將輕騎追之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

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擒力俟提盡并其眾

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先是河水赤如
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亾誅其族黨竝投之於
河勃勃衛辰第三子也奔於叱干部帥叱干他
斗伏魏書作薛于部大悉伏送勃勃於魏他斗伏兄子阿
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乃馳諫曰鳥雀投
人尚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亾歸命於我縱不
能救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
舉他斗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纂
勃勃於路送之於秦秦高平公破多羅沒奕干

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尤
辯慧魁岸美丰儀姚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
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
於勳舊尋遷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干
鎮高平議以貳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
配之使爲伐魏偵候興弟遙固諫以爲不可乃
止頃之復以勃勃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
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會
太祖歸所虜秦將唐小方於秦興議請歸賀狄

于仍送良馬千疋以贖狄伯支太祖許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時河西鮮卑柔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千疋於秦濟河至大城勃勃掠取之悉集其衆三萬餘人僞獵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奕干而并其衆衆至數萬

龍昇元年夏六月勃勃僭號大夏天王大單于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建元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國稱大夏時晉義熙二年也以長兄右地代爲丞相封代公次兄力俟提

爲大將軍封魏公叱干阿利爲御史大夫封梁公弟阿利羅引爲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爲尚書令叱以韃爲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一作升爲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其餘授任各以

次差冬十月勃勃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山川陰

固土田沃饒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
其二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
且其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
彼必併力於我衆寡非敵亾可立俟不如以雲
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
彼疲於奔命我則遊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
東盡爲我有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
小兒擒之方畧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
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掠取嶺北嶺

北諸城門不敢晝啓十一月勃勃初僭號求婚
於秃髮儁檀儁檀不許勃勃大怒率騎二萬伐
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
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頭而還儁檀率
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儁檀曰勃勃天姿雄鷲御
軍齊整通典作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
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若從温圍北渡
趨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
也別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亾之餘率烏合之

十六國春秋卷之六
衆犯順結仇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
窘敝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勵士衆以抗我也
我以大軍臨之彼必土崩瓦解柰何引軍避之
示敵以弱我衆氣銳宜在速追儻檀曰吾追計
決矣沮衆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陝
鑿陵埋車以塞路儻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
左臂勃勃勒衆逆戰大破儻檀於百井追奔八
十餘里殺傷士衆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積人
頭而封之以爲京觀號曰髑髏臺還於嶺北又

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俘斬五千七百人

龍昇二年夏五月秦遣將齊難等率衆二萬來

伐秋七月勃勃聞秦兵旦夕將至退保河西齊

難以去勃勃旣遠縱兵野掠勃勃全軍覆之

潛師 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軍退

走勃勃復追擊於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

有三千戎馬萬疋於是嶺北夷夏降附者以數

萬計勃勃皆拜置守宰以撫之

龍昇三年夏四月勃勃率騎二萬攻秦人高國

及於五井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
 進屯依力川秋九月秦姚興自率兵來伐至貳
 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候秦軍
 未集乘虛奄襲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拒戰勃
 勃僞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別將姚榆生等來追
 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羗胡三千餘戶
 於勅竒堡勃勃進攻之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
 奚出降奚不肯屈遂自刎死復攻秦將王洛生
 或作金 於黃石岡彌姐豪地一作亭地於我羅城皆
 洛生

拔之徙七千餘戶於大城以丞相右地代領幽
 州牧以鎮之

龍昇四年春三月遣尚書胡金纂率騎二萬攻
 平涼姚興率兵來救金纂力戰而死勃勃又遣
 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秦北中郎將
 姚廣都於定陽拔之擒廣都坑將士四千餘人
 以女弱為軍賞拜廣都為太常進攻秦隴又破
 白崖堡遂趨清水秦將畧陽太守姚壽都棄城
 奔上邽徙其民萬六千戶於大城姚興自安定

來追至壽渠川不克而退是歲齊難姚廣都謀
叛皆誅之

龍昇五年春正月秦安北將軍姚詳棄貳城屯
杏川勃勃逼之糧盡委守南奔大蘇勃勃遣平
東將軍鹿奕于要擊執之盡俘其衆詳至勃勃
數而斬之

龍昇六年春二月勃勃率騎三萬南攻安定破
秦尚書楊佛嵩於青石北原降其衆三萬五千
獲戎馬二萬疋進攻秦將党智隆於東鄉降之

署智隆爲光祿勳徙三千餘戶於貳城秦鎮北
叅軍王買德來奔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
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善
之拜爲軍師中郎將夏六月勃勃欲因河南王
乞伏乾歸之喪率兵攻熾磐王買德曰熾磐吾
之與國新遭大喪吾不能恤而又伐之匹夫且
猶耻爲况萬乘乎勃勃乃止冬十月秦姚興以
楊佛嵩爲安遠將軍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來
擊嵩敗死之

鳳翔元年春三月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鳳

翔水經註作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

夷夏十萬餘戶改築都城於朔方水之北黑水

之南名曰統萬城下書曰古人制起城邑或因

山水或以義立名今城都已建萬堵斯作克成

弗遠宜有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

統萬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視民如

草芥乃蒸土加功以錐刺之錐入一寸即殺作

人而并築之刺之不入即殺行錐者勃勃以為

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使造五兵之器銳利尤

甚乃咸百鍊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

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則斬鎧匠又造百鍊剛

刀五口背上為龍雀大環兼以金鏤作一龍形

長三尺九寸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

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

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域世甚珍之復鑄銅

為一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形皆以黃

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餘人以

是器物莫不精麗又鑿淶連池於三交夏五月
 雨魚於統萬時興役尤煩民不堪命勃勃耻姓
 鐵弗乃改為赫連氏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
 北遷幽朔改姓姁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為劉
 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
 生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夫帝王
 者係天為子其為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
 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窮大慶係天之尊
 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

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冬十二

月立夫人梁氏為王后子瑣一作墳為太子封子

延為陽平公昌為太原公倫為酒泉公定為平

原公滿為河南公安為中山公

鳳翔二年春正月勃勃侵魏河東蒲子

鳳翔三年春三月勃勃攻秦將姚逵於杏城二

旬拔之執逵及別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

敵等坑士卒二萬人夏五月勃勃遣御史中丞

烏洛孤與河西王沮渠蒙遜結盟其辭曰自金

晉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爲長蛇之墟秦隴爲豺
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爲茂草蠢爾羣生罔知憑
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親宜
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
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
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
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終而有篤愛之心音一
交而懷傾蓋之顧息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戮
力矢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

域旣清則並敦魯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
子孫末崇斯好蒙遜遣弟湟河太守沮渠漢平
來盟秋九月勃勃遣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
太守姚周都遂入新平秦廣平公姚弼與戰於
龍尾堡建敗被禽

鳳翔四年夏六月勃勃聞秦將姚嵩與氏王楊
盛相持率騎四萬襲擊上邽未至嵩與盛戰於
竹嶺嵩敗死勃勃遂進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
秦州刺史姚平都一作軍都及將士五千人因毀其

城轉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
 以子太原公昌為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
 陰密秦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
 人胡儼率戶五萬據城來降勃勃署儼為
 侍中鞏為尚書留鎮東將軍羊苟兒配以鮮卑
 五千鎮之進攻秦鎮西將軍姚謐於雍城謐委
 鎮奔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遣東平公姚
 紹及征虜將軍尹昭一作伊昭等將步騎五萬來拒
 勃勃退如安定胡儼閉門拒之襲殺苟兒及所

將鮮卑復以城降秦紹等進攻勃勃於馬鞍阪
 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去勃勃引歸杏城復遣
 兄子提南侵池陽秦車騎將軍姚裕前將軍彭
 白狼建義將軍虵玄率眾追擊提敗遁還秋七
 月勃勃聞太尉劉裕伐秦笑謂羣臣曰劉裕伐
 秦水陸並進且裕有高世之畧姚泓豈能自固
 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克之且其兄弟內叛安
 能拒人裕既克長安利在速返不能久留正可
 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如拾

遺耳不足復勞吾士馬也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

鳳翔五年春三月勃勃進據安定秦嶺北鎮戍郡縣皆降遂盡有嶺北之地秋九月劉裕滅秦入於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中書侍郎皇甫徽爲報書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書而竒之使者又言勃勃儀容瓌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冬十月勃勃還統萬十一月太

尉裕留次子桂陽公義真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鎮長安以諮議參軍王修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爲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扶風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爲雍州治中從事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閏月勃勃聞裕東歸大喜具買德傳乃以太子瓚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向長安前將軍太原公昌

屯兵潼關以軍師中郎將王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伐清泥自率大軍爲之後繼

昌武元年春正月太子瓚至渭陽關中士民隕

者屬路劉義真遣龍驤將軍扶風一作始平太守沈

田子率衆逆戰瓚擊敗之退屯劉迴堡遣使還

報司馬王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長史王修曰

劉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戮力今擁兵不

進虜何由得平乎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甚懼

遂與鎮惡不平初裕將東還田子及傅弘之屢

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

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

滅耳勿復多言又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

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羆狐卿等

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至是鎮

惡與田子俱出北地師於涇上以拒夏兵軍中

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

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出城俱會於寧

朔將軍傅弘之一作建威將軍壘計事田子求屏人語

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
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與王修被甲登橫門以
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鎮惡反修
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修之代
鎮惡爲安西司馬夏四月傳弘之大破瑣於渭
陽一作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津一作渡斬獲甚衆瑣兵
退遁秋九月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修
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於義真曰王鎮惡欲
反故沈田子殺之修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

信之使左右劉乞殺修由是人情離駭莫相統
一悉召外軍入長安城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
降於瑣瑣夜襲擊長安不克勃勃進據咸陽長
安樵採路絕太尉裕聞之大懼使輔國將軍蒯
恩如長安召義真東鎮洛陽以相國右司馬朱
齡石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
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勅義真輕裝速發
旣出關然後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當與義
真俱歸也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冬

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至於灞上雍州別駕韋華降於勃勃百姓共逐齡石而迎勃勃入長安齡石乃焚燒長安宮殿奔於潼關瑣率衆三萬追擊義真傳弘之謂義真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將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瑣兵大至傳弘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於清泥北弘之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衆寡不敵皆爲

撫軍長史王買德所擒司馬毛修之與義真相失亦爲買德所獲義真行在前會日暮瑣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叅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勿身頭以南使家公絕望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美畧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勃勃欲降傳弘之弘之不屈時天大寒勃勃裸之

弘之叫罵而死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遂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於是大饗將士於長安舉觴以謝王買德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十二月晉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於潼關之曹公故壘朱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坂聞齡石所在亦奔投之太原公昌進攻敬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爲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

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於長安勃勃殺之勃勃旣破關中斬戮無數時有沙門曇始亦遇其害而刃不能傷勃勃異之遂赦沙門於是羣臣勸進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華之來葉將明揚側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朕薄德所膺羣臣固請乃許之遂築壇於灊上僭卽皇帝位大赦境

內殊死已下改元昌武文武百官進位各有差
 魏太宗與崔浩論近世君臣因問浩曰屈丐何
 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殖
 不思樹党強隣報仇雪耻乃結忿于蠕蠕背德
 于姚興極豎小人無大經畧正可殘暴終為人
 所滅耳太宗大悅屈丐前作屈子

真興元年春正月勃勃遣將軍叱奴侯提率步
 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於蒲坂德祖不
 能禦全軍歸洛陽以侯提為并州刺史鎮蒲坂

勃勃歸於長安二月徵隱士韋玄玄既至懼而
 禮拜甚過勃勃怒而殺之羣臣請都長安勃勃
 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山河四塞沃饒險
 固但荆吳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與我風
 俗畧同壤境隣接自統萬去魏境裁數百餘里
 朕在長安統萬必危恐有不守之憂若在統萬
 彼終不敢濟河而西諸卿特未見及此耳羣下
 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太子瓚領
 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鎮長安勃勃因

十六國春秋 卷之六

田於三交至淶漣池遂還統萬勃勃所都之城名也以宮

殿大成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又改元真興刻石

都南命秘書監胡義周頌紀功德勃勃好自矜

大名其四門南曰朝宋門東曰招魏門西曰服

涼門北曰平朔門勃勃遣騎三千攻魏河西魏

遣散騎常侍丘堆自并州與故秦遊擊將軍王

洛生等來拒奔還夏四月吐谷渾覓地聚眾六

千於弱水南遣使來降勃勃拜為弱水護軍

真興二年夏五月雨魚於統萬冬十月起冲天

臺於統萬南山欲登之以望長安追尊高祖諡

汁爰為元皇帝曾祖虎為景皇帝祖務桓為宣

皇帝父衛辰為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為桓

文皇后

真興三年

真興四年

真興五年

真興六年冬十二月勃勃將廢太子瑁為秦王

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為太子瑁聞將廢已自長

安率衆七萬北伐倫倫率騎三萬拒之戰於高平爲瓚所敗倫死之勃勃中子太原公昌率騎一萬襲殺瓚遂併其衆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勃勃大悅立昌爲太子勃勃性凶暴好殺視民如草芥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憊忌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謂之誹謗先絕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

真興七年夏六月太廟崩陷秋七月勃勃寢疾

旣而疾甚輦昇未安殿召羣臣囑以後事八月癸卯卒時年四十五在位十九年僞諡武烈王帝葬嘉平陵廟號世祖勃勃僭立十三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二年死是魏世祖始光二年也

就李

項德弘校

項琳之訂

春秋第六十六卷

月受輶以示誅二平以是聚世而故去二平也
帝奉養平則風波世師於世立十三平而宋
梁派卒報平四十五正世出十六平而益五原王
魏而燕其... 魏以對準八月

夏錄二

春秋卷第六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赫連昌

赫連昌字還國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也鳳翔
元年封太原公為前將軍鎮潼關後率眾襲殺
太子瓚遂立為太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真
興七年秋八月勃勃死昌即偽位於永安殿大
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承光承字一作承自餘文武
進位各有差

承光二年春正月西秦王乞伏熾磐遣使如魏
 請舉兵來伐夏六月世祖諱詔問公卿今當用
 兵赫連蠕蠕一作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長孫翰奚
 斤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伐蠕蠕若
 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
 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不然蠕蠕鳥集
 獸逃舉大衆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
 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暴人神
 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潔武京侯安原請先伐

燕世祖乃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畋於陰山東
 至和堯山而還秋七月查城劉渚川有青石大
 如馬頭浮在水逆流而行人見而送之八月世
 祖還平城九月世祖聞勃勃諸子相攻關中大
 亂國人不安乃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
 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
 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鈎已而行
 其占秦亾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
 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失也嵩固爭之世祖大

卷六十七

怒責嵩在官貪污命武士頓辱之於是遣司空
奚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督四萬五千人襲蒲
坂勅黑稍將軍新安侯于栗磾與宋兵將軍交
趾侯周幾率萬人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爲
鄉導世祖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
兵訪於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
經畧大謀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爲何如
浩曰順誠有籌畧實如聖旨然臣與之姻婚深
知其爲人果於去就不可專任世祖乃止冬十

月丁巳世祖發平城十一月臨雲中至君子津
會天暴寒數日冰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來
襲統萬壬午值冬至日昌方燕羣臣魏師奄至
上下驚擾進次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
世祖馳往擊之昌敗與數千騎退走入城門未
及閉內三郎豆代田率衆乘勝入宮焚其西門
宮門閉代田踰宮門而出世祖拜代田勇武將
軍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出剽掠居民殺
獲萬餘得生口牛馬十餘萬世祖謂諸將曰統

萬未可得也。今若窮兵極武，非吊民之道。明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萬餘戶於平城。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幾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於軍中。蒲坂守將東平公乙升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至，統萬見魏軍已圍其城，還告乙升曰：「統萬已敗矣。」乙升懼，棄蒲坂西走。斤追敗之。乙升奔長安。斤遂克蒲坂，收其資器，百姓安堵如故。昌弟助興先守長安。乙升至，復與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十二月，奚斤又西據長安。秦雍氏羗皆詣斤乞降。斤悉安撫之。

承光三年春正月乙酉，世祖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傷死，能至平城者十纔六七。己亥，世祖如幽州。昌弟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向長安。世祖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昌。二月，世祖還平城。三月丙子，世祖遣高涼王禮鎮長安。又詔執金吾桓貸造浮橋於君子津。夏四月，魏司空奚斤與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世祖欲乘虛伐

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廷尉
長孫道生宗正斌清等將步騎三萬爲前驅常
山王素太僕丘堆將軍元太毗等將步兵三萬
爲後繼南陽王伏真執金吾桓貸將軍姚黃眉
等將步騎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
三千爲前候五月發兵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
陸侯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
壬午至拔隣山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
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旦夕可拔今輕

軍討之進不可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
一時俱往世祖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
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一時俱進彼必
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
進退無路非上策也朕以輕騎直抵其城下彼
先聞有步兵而徒見騎至必當寬弛吾且羸師
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吾之軍
士去家二千餘里復有黃河之險所謂置之死
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

餘矣遂行六月戊戌軍至統萬次於黑水分軍
伏於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出
降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
萬城堅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等然後徐往內
外擊之何有不濟故夏主堅守以待之世祖聞
之怒甚退軍城北示之以弱遣宗正娥清及求
昌王健等分騎五千西掠居民會軍士有得罪
亾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
兵未至宜急擊之昌信其言甲辰引步騎三萬

出城遊戰魏司徒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陣難
陷宜避其鋒且縱步兵一時奮擊世祖曰不然
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旣出矣乃避而不擊
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
爲退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行五六里世祖衝
之昌陳兵不動稍復前行會有風雨從東北來
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世祖曰今
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
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俟後日崔浩叱之

曰是何言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
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分軍隱出奄擊不意
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祖曰善乃分騎爲左右
隊以倚之世祖馬蹶而墜幾爲昌兵所執拓跋
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昌兵乃退世祖騰馬得
上刺昌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流
矢中掌奮擊不輟昌兵大潰不及入城將麾下
數百騎西南走道遂奔上邽魏乘勝追逐至於
城北殺昌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

人世祖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
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昌衆覺之諸門悉閉世
祖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槩上世
祖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已暮昌尚書僕射
問至跋城奉昌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昌
至於高平不及而還乙巳世祖入城獲昌所署
公卿將校及其諸母姊妹妻妾宮人以萬數馬
三十餘萬疋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噐
物不可勝計以昌宮人及生口金銀珍玩布帛

三、三
頒賜將士各有差時魏騎都尉代人來大千共
長孫道生與昌交戰道生馬倒爲昌所擊大千
馳救昌衆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馬得免初勃勃
性豪侈好治宮室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
步上廣十步宮墻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
壯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
青窮極文采世祖顧謂羣臣曰蕞爾小國而用
民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擒昌尚書王買薛
超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淵辯爲太史令得故

晉將毛修之及西秦將軍庫洛干乃歸庫洛干
於秦以毛修之善烹調用爲大官令世祖見著
作郎天水趙逸所爲文譽勃勃太過怒曰此豎
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爲耶當速推之崔浩曰文
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世
祖納勃勃三女爲貴人宜城王司空奚斤與平
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世祖命宗正娥清太僕
丘堆帥騎五千畧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西奔
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清等攻貳城守將堅

十六國春秋卷之二十七
守不下清等攻拔之世祖詔斤等班師斤上疏
言赫連昌亾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
今因其危滅之爲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世祖
曰昌亾國叛夫擊之勞傷將士且可息兵取之
不晚斤抗表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
劉拔送馬三千疋并留娥清丘堆使共擊之辛
酉世祖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爲征南大將
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秋七月
蠕蠕寇雲中聞昌已破懼而引還

承光四年春二月魏平北將軍尉眷攻昌於上
邽昌退屯平涼司空奚斤進軍安定與娥清丘
堆軍合時安頡爲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
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丘堆與義兵將軍封
禮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警備昌襲擊之
堆敗以數百騎還城昌遂驕矜乘勝日至城下
抄掠芻牧者不得出諸將患之監軍安頡曰本
受詔誅賊今反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
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路而王公諸將晏然

會不爲計將何以報恩塞責斤曰今若出戰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力誠不足終無捷理當須京師救騎至然後步陳擊於內騎兵襲於外所謂萬全之計也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而吾等兵疲力屈士有饑色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何救騎之可待也等於就死當以戰死寧可坐而受困乎斤猶以馬少爲辭頡曰今兵雖無馬但歛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騎頡請募壯勇敢死士出擊之縱不能破敵亦可以挫其銳且赫連昌

狷而無謀好勇而輕進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往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晦士衆皆亂昌退走頡等追擊之昌馬蹶而墜頡遂擒之三月癸酉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辛巳弼等以昌至於平城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以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爲建節

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爲寧北將軍進爵漁陽
公世祖常使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深入山澗
共逐一鹿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爲不可世祖
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進封秦王後
坐謀反被誅

就李

項琳之訂

沈德先校

春秋第六十七卷

夏錄三

春秋卷第六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赫連定

赫連定小字直獫勃勃之第五子也凶暴無賴
鳳翔元年封平原公雍州牧鎮長安既而率衆
赴安定進爵爲王遷大將軍領司徒昌爲魏所
敗定遂收其餘衆數萬還據平涼遂僭卽皇帝
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承光四年爲勝光元
年進征南大將軍白蘭王吐谷渾慕瓚爲開府

儀同三司河南王魏宜城王奚斤自以爲元帥而昌爲偏裨所擒功不在已深耻之乃舍輜重齋三日糧輕騎追定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還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定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亾歸於定具告其實定知魏軍食少無水乃設伏於隴山彈箏谷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爲定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尋與高涼王禮棄長安偕

奔蒲坂定復取長安世祖大怒命建節將軍西平公安頡持節斬丘堆代將其衆鎮蒲坂以拒之夏四月定遣使請和於魏世祖以詔諭之使降

勝光二年春正月定弟酒泉公雋自平涼奔魏夏五月定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冬十月暎於陰槃定少克暴無賴不爲勃勃所知乃登苛藍山苛一作可望統萬而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

十六國春秋卷之六
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有羣狐百
數鳴於定旁定令射之一無所獲定惡之曰所
見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

勝光三年春三月壬寅世祖封昌爲秦王秋九
月己丑定遣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魏平西將軍
始平公隗歸等率衆來擊擒別將王章殺萬餘
人謂以代遁還定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
城東留弟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
遣使詣宋求和乃與劉義隆約合兵滅魏遙分

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夏義隆遣
將到彥之率衆寇河南爲定聲援世祖聞之乃
攝河南三鎮北渡彥之遂列守南岸至於衡關
冬十月世祖治兵將謀伐定羣臣咸諫曰劉義
隆兵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已未必可克而
義隆乘虛來襲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以問崔
浩浩曰劉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濟一作招連結
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遊志一作心虛聲唱和義隆
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

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自當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而觀俾兒情見此不過欲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甲辰世祖如統萬進軍平涼次於

涇南遣安西將軍古弼與侍中張黎攻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十一月乙酉世祖進攻平涼定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世祖使其兄昌招諭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趨安定定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等相遇弼僞退以誘之定追擊之世祖使高車勅勒馳擊定定遂大敗斬首數千級定還走登鶉觚原方陣以自固魏軍四面圍之數日斷其水道定不得水人馬饑渴丁酉引軍下鶉

十六國春秋卷之六
三十四
觚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破之定衆大敗死者
萬餘人定中重創單馬遁走收其餘衆掠民五
萬戶西奔上邽世祖獲其弟丹揚公烏視拔武
陵公秃骨及公侯將士以下百餘人是日弼等
乘勝進攻安定定從兄東平公乙升棄城奔長
安驅掠數千家西奔上邽巳亥世祖入安定獲
乞伏熾磐質子及定車旗簿其生口財畜班賜
將士各有差十二月西秦畧陽太守楊顯以郡
降定丁卯定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而縛

山降遂剋平涼收其珍寶關中侯豆代田得奚
斤娥清等獻於世祖世祖以定后賜代田命斤
滕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
賜代田爵井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
都幢將定所署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
悉入於魏世祖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
將軍缺鎮長安壬申世祖東還

勝光四年春正月定擊西秦將姚獻敗之遂遣
叔父北平公韋代帥騎一萬攻南安乞伏暮末

窮蹙輿襯出降夏六月定殺暮末及其宗族五百餘人定畏魏軍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沮渠蒙遜而奪其地河南王吐谷渾慕瓚因戎狄之東面以爭天下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寅帥衆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定以歸秋八月慕瓚遣侍郎謝大寧奉表於魏請送赫連定巳丑世祖以慕瓚爲大將軍西秦王其明年春三月壬申慕瓚送定至魏世祖殺之是魏延和元年也初勃勃僭

號龍昇歲在丁未至定滅亾歲在辛未凡二十五年

胡義周

就李

項琳之訂

沈士臯校

胡義周安定臨涇人也博學有文才

身火中

州刺史恭和延寧州刺史拾遺師承三萬乘其

半濟遼寧之執定以歸秋八月

大令未未於魏請人

正平

魏請具歲并下未至安城山歲并辛未凡二十

涼李 武士阜效

更推之信

夏錄四

春秋卷第六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胡義周

胡義周安定臨涇人也博涉經史尤善屬文初仕秦姚泓為黃門侍郎以文章著稱泓滅遂仕於勃勃為秘書監勃勃作統萬城義周為之銘頌其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疆之祚昔在陶唐數終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資當經綸之會鑿龍門

而關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
 六合之沉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
 二儀降祉三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
 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於
 玄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
 桀不綱網漏殷民用遂一作使金暉絕於中天神
 轡輟於促路然純曜未渝慶綿萬祀龍飛漠南
 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罩崑山之外密網遐
 張則東緼滄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

統迭制於峭岫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成篡弑
 之墟周豫為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
 於上海岱晏然岱一作代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弦
 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
 於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為日久矣是以偏師暫
 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
 銳雖霸王繼蹤猶朝日之升扶桑升或作照英豪接
 踵若夕月之澄濛汜澄或作登自開闢已來未始聞
 也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

能本枝於千葉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踰榮蒙
重氛而彌耀者哉於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
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天休俯順時
望龍昇北京則義風蓋於九區鳳翔天域則威
聲格於八表屬姦雄鼎峙之秋當羣兇獄立之
際昧旦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
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僞秦以三世之資喪蒐
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
音著於柔服威刑張一作於伐叛文教與武功

並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暨
乎七載而王猷允協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
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
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
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縣千里其爲獨守之形
險絕之狀固以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乃
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
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座而營露寢闔闔
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岳峙華林靈沼崇臺

秘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可以蔭映萬邦光覆
四海莫不鬱然竝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
穹闔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僉以
爲重威之式有關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
班輸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繡石於恒嶽九
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瓌寶親運神奇參制規
矩營離宮於露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
構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椳若騰虹之揚眉飛
簷舒粵似翔鵬之矯翼二序旣啓而五時之座

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溫宮膠葛涼殿崢
嶸絡以隋玳紉以金鏡雖曦望互異於表而中
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內無寒暑之別
故善目者不能爲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
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
以求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
如來須彌之寶塔帝釋忉利之神宮尚未足以
喻其麗方其飾矣昔周宣考室而詠於詩人閔
宮有恤而頌聲是作况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

軌一文昌舊童惟始咸秩百神賓享萬國羣生
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弦
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頌美俾皇風振
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
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
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
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兩應天輝北映靈祉踰昌
世業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
接鏡玄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

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羣妖外夷化光
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輸爾
肇建帝京土包上壤地跨勝形庶民子來不日
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萬閣接屏
晃若晨曦昭如列星離宮旣作別宇云施爰構
崇明仰準乾儀懸薨風閱飛軒雲垂溫室嗟峨
層城參差楹雕虬獸節鏤龍螭坐以寶璞飾以
珍竒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
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邁軌三王貽則霸王永世

軌一文昌舊童惟始咸秩百神賓享萬國羣生
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弦
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頌美俾皇風振
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
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
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
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兩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
世業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
接鏡玄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

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羣妖外夷化光
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輸爾
肇建帝京土包上壤地跨勝形庶民子來不日
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萬閣接屏
晃若晨曦昭如列星離宮旣作別宇云施爰構
崇明仰準乾儀懸薨風閣飛軒雲垂温室嵯峨
層城參差楹雕虬獸節鏤龍螭坐以寶璞飾以
珍竒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
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邁軌三王貽則霸王永世

十六國春秋卷之六
垂範億載彌光皆義周之辭也又有地祠碑諸
文頗行於世其子方回仕勃勃中書侍郎

王買德

王買德初仕秦姚興鎮北參軍勃勃剋貳城買
德率衆來奔勃勃謂之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
朔祖宗重輝常與漢魏爲敵國中世不競受制
於人逮朕不肖不能紹興先構國破家亾流離
漂虜今將應運而興思復大禹之業卿以爲何
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羣雄岳峙人

懷問鼎況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於
漢皇聖畧邁於魏祖而不於天啓之機建成大
業乎今秦政雖衰藩國猶固深願且蓄力待時
詳而後舉勃勃善之卽拜爲軍師中郎將後勃
勃欲因西秦乞伏熾磐之喪議率衆討之買德
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
我之與國新遭大喪吾不能恤今反伐之豈所
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因人
喪難匹夫且猶耻爲况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

卿朕安聞此言乎其後劉裕滅秦姚泓遂據長
安留子義真守之勃勃謂買德曰朕將進圖長
安卿試言其方畧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
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
弱才小兒鎮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歸正欲
急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此天以關中賜
陛下機不可失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
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爲歲矣青泥上
洛南北之衝要宜先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

後杜潼關塞峭峽絕其水陸之道徐傳檄長安
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主師義真獨
坐空城逃竄無所一句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
兵不血刃不戰而定也勃勃曰善遂以買德爲
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而自率衆攻拔長安義
真敗走買德獲其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
蒯恩及司馬毛修之勃勃遂入長安大饗將士
舉觴謂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驗可謂笑
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獻之力也

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拜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
封河陽侯

趙逸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
父昌石勒時爲黃門侍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
歷中書侍郎爲興將齊難軍司馬從征勃勃難
敗逸爲勃勃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
所爲文譽勃勃太過怒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
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文士

褒貶多過其實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
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後仕于魏逸兄温
字思恭博學有高名仕姚泓天水太守泓敗沒
于氏王楊難當

韋玄

韋玄字祖思京兆人也隱居養志恬澹寡欲博
涉經史尤善屬文姚興備禮致之見興不拜興
亦重其志操厚爲之禮劉裕辟爲相國掾宋臺
通直郎亦不就勃勃克長安遣使徵爲太子庶

子既至恭懼過禮欲以逭禍勃勃大怒曰吾以
國士徵汝汝柰何以非類處我汝昔不拜姚興
今何爲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
吾死之後汝輩美筆當置吾於何地耶遂殺之

張淵

張淵不知何處人明占候曉內外星分自云嘗
事苻堅堅欲南征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遂仕
姚興父子爲靈臺令泓滅入仕赫連勃勃復任
淵爲太史令世祖平統萬淵與徐辨俱見獲淵

因觀星嘗作觀象賦其詞曰陟秀峯以遐眺望
靈象於九霄覩紫宮之環周加帝座之獨標瞻
華蓋之蔭藹何虛中之迢迢觀閣道之穹窿想
靈駕之電飄爾乃縱目遠覽傍極四維北鑿璣
衡南覩太微三台皦皦以雙列皇座罔罔以垂
暉虎賁執銳於前階常陳屯聚于後闈遂回情
旋首次目文昌仰見造父爰及王良傳說登天
而騎尾奚仲托精於津陽織女朗列於河湄牽
牛煥然而舒光五車亭柱於畢陰兩河俠井而

相望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不悉置
 儲貳副天廷延三吏論道納言各有攸司將相
 論次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天街分中外之
 境四七列九土之異左則天紀槍棊一作攝提
 大角二咸防舍七公理獄庫婁炯炯以著明官
 騎騰驤而奮足天市建肆於房心帝座礫落而
 電燭于前則老人天社清廟所居明堂配帝靈
 臺老符丈人極陽而恍惚子孫嚙嚙於參隅天
 狗接狼以吠守野雞伺晨於參墟右則少微軒

轅皇后之位嬪御相次尊卑有秩御宮典儀女
 史執筆內平秉禮以伺邪天牢禁姦而察失于
 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津扶匡照曜麗琰珮
 珍人星麗玄以閑逸哭泣連屬而趨墳河鼓震
 雷以碣磔騰蛇蟠縈而輪茵於是周章高駟還
 旋辰極既覲鈎陳中禁復覩天帝休息漸臺可
 升離宮可卽酒旗建醇醪之旌女牀廁窈窕之
 色輦道屈曲以微煥附路立于雲閣之側其列
 星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淵建

樹百果竹林在焉江河炳著于上穹素氣霏霏
其帶天神龜躍甲于清泠龍魚摘光以映連又
有南門鼓吹器府之官奏彼絲竹爲帝娛懽熊
羆綿絡於天際虎豹倏煜而暉爛弧精引弓以
持滿狼星搖動於霄端其外則燕秦齊趙列國
之名雷電霹靂雨落雲征陳車策駕于氏南天
駟逞步於太清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別而
殊形內則尚書大理太乙天乙之宮柱下著術
傳示無窮六甲候大帝之所頒內厨進御膳於

皇躬天船橫漢以普濟積水候形於其中陰陽
播洪施以恤不足四輔翼皇極而闡玄風恢恢
太虛寥寥帝庭五座竝設爰集神靈乃命熒惑
伺彼驕盈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于水衡
金火時出以成緯七宿匡衛而爲經曄曄其
竝曜粲若三春之榮覩夫天官之羅布故作則
於華京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歸邪續紛飛
流電舉妖星起則殃及晉平蛇乘龍則禍連周
楚或取證於逢公或推變于衛午乃有欽明光

被填遊水府洪波滔天功隆大禹此則冥數之
大運非治綱之失緒蓋象外之妙不可以粗理
尋重玄之內難以熒燎覩至於精靈所感迅踰
駭嚮荆軻慕丹則白虹貫日而不徹衛生畫策
則太白食鼎而摘朗魯陽指麾而曜靈爲之迴
駕嚴陵來遊而客氣著於乾象斯皆至感動於
神祇誠應效於既往爾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
雖無聲言三光是知星中定於昏明影度以之
不差測水旱於未然占方來之安危陰精乘箕

則大風暮鼓西南入畢則淫雨滂沱譬如晉鐘
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螭若夫缺車潛駕時乘
六虬大儀迴運萬象俱流北斗俄其西傾羣星
忽以匿幽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淡且而過周
爾乃凝神遠矚矚目八荒察之天象視之渺茫
狀若混元之未判又似浮海而覩滄浪幽遐迥
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旁于是乎夜對山水棲
心高鏡遠尋終古悠然獨詠美景星之繼晝大
唐堯之德盛加黃星之靡錯明虞舜之無競疇

呂尚之宵夢善登輔而翊聖欽管仲之察微見
虛危而知命歎熒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壯
漢祖之人秦竒五緯之聚映爾乃曆象旣周相
侔岩際尋圖藉之所紀著星變乎書契覽前代
之將淪咸譴告于昏世桀斬諫以星孛紂醜荒
而致彗恒不見以周衰枉蛇行而秦滅諒人事
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誠庸主之難悛故明君
之所察竟無爲猶觀象而況德非乎先哲

胡淵

胡淵安定臨涇人也仕勃勃給事黃門侍郎父
畧仕秦姚興渤海公逵平北諮議叅軍魏平統
萬淵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爲河州刺
史

費峻

費峻代人也仕勃勃爲寧東將軍護羌校尉後
率衆歸魏

韓耆

韓耆字黃耆安定武人也仕勃勃爲并州刺

史後歸仕魏

項琳之訂

郁之驥校

萬歲以制煇之女明禮左故封封拜為河州陳
畧出秦州與煇武公藝平北詣蕭參軍歷平就
時開安宗朝巫人出也懷懷餘事黃門封鴻文

前涼錄一

春秋卷第七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軌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
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著聞祖烈魏外黃令父
温為太官令母隴西辛氏軌少好學明經有器
量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字士安友善隱於宜
陽女几山太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
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重之謂安定

中正爲蔽善抑才乃美爲之談以爲二品之精
衛將軍楊珽辟爲掾除太子舍人與京兆杜預
以聽注易遣之太康中爲尚書郎太子洗馬中
庶子累遷散騎常侍征西將軍司馬軌以晉室
多難陰圖保據河西追竇融故事筮之遇泰之
觀軌投筮大喜曰霸者之兆乃求爲涼州公卿
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爲持節護羌校尉
涼州刺史於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橫軌到官卽
討破之斬首萬級威著西州化行河右課農桑

拔賢才以宋配陰充汜瑗陰澹爲股肱謀主置
崇文祭酒位視別駕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
校以教之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
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
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河間
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
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馬忠赴屍號哭
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
後爲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

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慚悔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封其子孫未與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爲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能大振惠帝西略軌遣使貢其方物加號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

光熈元年冬十一月惠帝崩軌遣長史北宮純司馬張纂別駕陰監奉表京師是歲大城始滅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卧龍城漢末博士燉煌侯瑾謂其門

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與東門正相望又有客相印曰祚傳子孫長有西夏關洛傾陷涼土獨全至是張氏遂霸河西

今之其州

末嘉元年春正月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韓稚擅殺刺史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

中督護汜瑗帥衆二萬討稚先遺稚書曰今王
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
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
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爲上
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
乃詣軍門降遣太府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司
馬模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
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

末嘉二年夏五月王彌帥衆寇洛陽軌遣督護

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潛等帥州軍入衛京師純
等募勇士千餘人突陳擊彌破之又敗劉聰於
河東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京
師爲之歌曰涼州犬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苕寇
賊消鴟苕翩翩怖殺人

末嘉三年冬十月辛酉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
餘人攻漢壁斬淵征虜將軍呼延顥

末嘉四年冬十一月黃龍出於臨羌河發水昇
天身長十餘丈張掖臨松山

後魏太和中置臨松郡故城在此山

下有石如張掖字掖字漸磨滅粗可識而張字
 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又蘭池
 送玄石大如丸破之中有必字青點白文書之
 又姑臧送玄石白點如星成二十八宿嘉麥一
 莖九穗生於姑臧於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
 有至者獨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遣
 降璽書慰勞

未嘉五年軌患風疾口不能言使子茂隆雖外
茂攝州事 告南陽王司

馬模稱軌廢疾不堪視事請以秦州刺史賈龕
 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
 威著西土汝何德以代之也龕乃止隴西內史
 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議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
 應之志在涼州遂託疾歸河西陰圖代軌乃與
 兄酒泉太守張鎮及西平太守曹祛謀圖為輔
 車之勢密遣使詣京師鎮祛等上疏更請刺史
 未報先移檄廢軌以軍司馬杜耽攝州事使耽
 表越為刺史軌下今日吾在州八年不能靖綏

區域又值中州喪亂秦隴倒懸加以疾患委篤
實思歛迹避賢但負荷重任未便輒遂不圖諸
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
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投脂轄將
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閣
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西
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
坐成其志也軌默然融等遂出戒嚴武威太守
張璠遣子坦馳詣京師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

充國盡忠而被遣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
也順陽之爲劉陶守闕者十人刺史之蒞臣州
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
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
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騷動一方會軌于寔來
自京師遂以寔爲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外甥
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
明成敗主公河西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
焚待江河之水瀦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

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惟全老親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寔南討曹祛走之朝廷得鎮䟽以侍中袁瑜爲涼州刺史治中陰澹率數十人馳詣長安皆割耳於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司馬模表請停瑜會張坦至自京師亦上表畱軌朝廷優詔勞軌依模所表且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寔帥尹貞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張越奔鄴別遣從事

田迥王豐帥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晁拒之戰於黃阪寔詭道出浩疊戰於破羌斬祛及牙門田囂遣治中張閭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於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遯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爲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爲時除難諂佞誤主傷陷忠良者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饑

匱軌即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疋氍布三萬疋

冬十一月帝遣使者進拜軌鎮西將軍都督隴

右諸軍事封霸城侯尋進車騎大將軍開府辟

召儀同三司策命未至而劉曜攻陷長安一作王彌

遂通洛陽遷帝於平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

等率精騎五千往衛京師及京都陷斐等皆沒

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軌乃上表請合

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統武興大

城烏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監等縣又分西

平界置晉興郡統晉興枹罕未固臨津臨鄣廣

昌大夏遂興罕唐左南等縣以居之

未嘉六年春三月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

海傾覆乘輿未返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

翼戴晉室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

不為此舉軌曰是孤心也會聞秦王司馬業入

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構危遷幸非所普天分

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

孫王今為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

明同款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
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
西中郎將寔率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璠帥胡
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於臨晉秋九月
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軌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進位司空封西平公邑三千戶固辭不受金
城太守胡勗叛遣督護宋毅治中令狐瀏討之
濟河中流白魚入船瀏曰魚鱗物虜必解甲歸
我矣勗請降軌宥之秦州刺史裴苞東羗校尉

賁興據險斷絕使命寔與宋配等擊破之西平
王叔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爲
主執太守趙彞東應裴苞寔迴師討之斬儒等
左督護陰預復與苞戰於陝西大敗之苞奔桑
凶塢是歲枹罕令嚴羗妾產一龍一鷲鷲尋飛
去龍十五日雷雨迎之大風吹拔張掖郡大樹
經宿還立故處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
司馬竇濤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丘齊望
承命所以明國憲勵殊勲天下崩亂皇輿幸遷

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
從朝旨以副群心軌不從初寔平麴儒徒元惡
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
去草令絕其根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絕後患
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

建興元年夏四月愍帝卽位於長安遣使詔軌
曰朕以寡昧纂承大統未能梟除凶逆奉迎梓
宮枕戈含冤肝心碎裂惟爾涼州刺史張軌乃
心王室旌旗連絡萬里星赴進次汧隴便當協

力濟難恢復神州故遣中常侍蘇馬拜爾爲鎮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
軌固讓不受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
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
通易不滯泰始一作治中河西荒廢不用錢幣裂

疋以爲段數縑布旣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
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從
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
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西胡致金胡餅皆弗蒜

作奇狀前趙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
三千人衛長安

建興二年春二月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
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朝廷以軌年老
多病拜子寔爲撫軍大將軍副涼州刺史夏五
月軌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
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
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
遂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爲世子己丑薨於正寢

年六十在位十三年撰易義十卷葬昭陵冊贈
侍中太尉賜謚曰武穆私謚武公初軌風病積
年二子代行州事閉絕音問莫能知者軌頗識
天文每州內有賊輿疾仰觀曰無能爲害終如
其言及祚僭號追謚武王廟號太宗

就李

屠喬孫

同訂

項琳之

其言又極贊張張謫左王爾爾太宗
天文為以內有烟與燕吟騰曰無道為害於
平二千外於此車開張音問莫前朕昔博取
昔中太保張謫曰左張張謫左公孫博風海
平六十五五十三平對張謫左卷張即對冊韻

前凉錄二

春秋卷第七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寔

張寔

一作寔

字安遜軌之世子也學尚明察敬賢

愛士晉舉秀才除尚書郎永嘉元年固辭驍騎
將軍請還涼州帝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
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
縣侯

建興二年夏五月軌卒長史張璽等表寔嗣攝

父位冬十月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文武公著
勲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畿義兵銳卒萬里
相尋奉貢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
昊天不吊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惟爾儁勁英
毅宜世表西海今授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
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
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

建興三年冬十月蘭池長趙嬰

一作

上言軍士

張水於青澗水中得一玉璽鉗鈕光照水外文
曰皇帝行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是非人臣所
得留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遣
使送於京師

建興四年春二月寔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
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以來饑旱頻仍
殆由庶事有闕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
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
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
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

官以匡佐大理凝承輔弼以補缺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獨慮典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缺則下無分謗羣僚畏威面從而巳如此惡專歸於上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開納羣言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是增瑾位三等賜帛四十疋冬十一月劉曜攻

逼長安

援京師并送諸郡

寔遂遣督護王該等率步騎五千人入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

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為秦州刺史是年分金城之令居楊枝二縣又立末登縣合三縣立廣武郡

建武元年春正月寔猶稱建興五年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將降於劉曜前一日使淑等齋詔於寔曰天步危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暨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眇之身託於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於茲不

能剪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
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聰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
殺藩王深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
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羗胡攻沒北地麴允
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崧
等雖赴國難殿而無效圍塹十里外救不至糧
盡人窮遂爲降虜仰慙軋靈俯痛宗廟君世篤
忠貞勲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
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
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已詔
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艱運若
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
後事密遣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齋詔假授
臨出寄命君其勉之淑等至始臧寔大臨三日
以天子蒙塵謙一作冲讓不拜寔叔父肅時爲建
威將軍西海太守聞京師危逼請爲先鋒入援
寔以其年老弗許及聞京師陷沒乃悲憤而卒
寔自稱侍中司空大都督涼州牧承制行事遣

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閔
前鋒督護陰預率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
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
兵爲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
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
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間達
孤耳也復遣相國南陽王司馬保書曰王室有
事不忘投驅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
騰一作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勅騰還軍忽聞北

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
救於崧遂決遣騰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
爲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
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
赴而還次南安諸羌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盡矢
竭璞殺駕車牛以饗士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
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念欲生還乎曰欲從吾令
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撫戎將軍張閔率金城
軍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焦崧陳安

軍

舉兵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秦雍之人死者十
八九惟涼州獨全先是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
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一作看至是謠言驗
矣

太興元年春三月焦崧陳安舉兵逼上邽南陽
王保遣使告急於寔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為輕
車將軍督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閭宋輯辛
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
凶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保謀稱尊號破

羗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莫
大之耻而亟欲自尊天不受其圖錄德不足以
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
憑屬宜表稱聖德勸即尊位一作號傳檄諸藩副
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寔從之
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為天子遣牙門蔡忠
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比至元帝已即位於建康
改年太興然寔竟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六
年是歲寔造刀一百口無故盡生文曰霸

太興二年夏四月南陽王保聞愍帝崩自稱晉
王改元建康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陳安叛保自稱秦
州刺史氏羗多應之保窘迫遂去上邽與別將
張春遷南安祈山寔遣將軍韓璞率步騎五千
赴援安退保綿諸保歸上邽未幾復爲安所敗
遣使詣寔乞師寔復遣威遠將軍宋毅赴之安
乃退

太興二年春正月晉王保爲劉曜所逼遷於桑

城張春謀奉保將奔於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
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將軍陰鑒一作監逆保聲言

翼衛實禦之也會鑒未至而保遇害其衆散奔

京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衆強轉爲驕恣時

祈山地震從中陶原坂三里冑覆下川忽如見

掩坂上草木存焉寔寢見所住屋梁間有人像

而無頭久之乃滅寔甚惡之先是謠曰蛇利砲

蛇利砲公頭墜地而不覺夏六月京兆人劉弘

挾左道客居涼州天梯第五山燃燈懸鏡於山

六國春秋卷之二十一

穴中為光明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千有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一作沙牙門趙印等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靈應王涼州涉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弟茂潛知其謀請誅弘等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不知以其夜懷刃而入斬寔於外寢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輒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寔時年五十在位六年葬寧陵私謚昭公晉元帝冊贈大司馬涼州牧賜謚曰元公及祚僭號追尊曰明王廟號高祖

張茂

張茂字成遜寔同母弟也虛靖好學不以世利營心建興元年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為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徵為侍中以父疾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領雍州牧皆不受
太興三年夏六月寔既被殺左司馬陰元等以

寔子駿幼冲宜立長君乃推茂爲大都督太尉
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行都督
涼州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乃誅閻
涉趙卬及黨與數百人大赦境內秋九月立寔
子駿爲世子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

太興四年春二月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
基高九仞武陵人閻魯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
我來言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始藏令辛巖以
魯爲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魯稱先君之

命以規諫我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
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後崇飾臺榭
且比年以來轉覺衆務日紛一作於往每所經
營輕違雅度實非士民所望於明公也茂曰吾
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

太昌元年冬十二月茂使將軍韓璞帥衆取隴
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又分武興金城西平安
固爲定州

太寧元年秋劉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將軍劉

咸一作威

一作威

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羗護軍陰

鑿于桑壁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沸河動地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藏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之長史汜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以安百姓岌曰汜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且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劉曜肝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也請與觀

明公此舉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問於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師握三秦之銳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尅南安席捲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二內患未除兵士雖多精卒寡少大抵皆氐羗烏合之衆安能舍腹心之疾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河西耶若二旬不退珍請率敝卒

數千爲明公擒之茂大悅以珍爲平虜將軍率步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然後迴滅桑璧珍募發氐羗之衆擊曜走之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尋遣使稱藩於曜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計曜遣大鴻臚田崧拜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大司馬涼州牧西域大都護護羗校尉封涼王加九錫之禮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

紹諫曰伏惟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蓋懲既往之患耳愚以爲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心示怯弱之形垂匡霸之勢遐方異境窺我齷齪必有乘人之規將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工動衆百姓豈所望於明公哉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全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

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國家未靖不可
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迥邐之世紹無
以對遂卒爲之茂雅有志操能斷大事涼州大
姓賈摹一作模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摹兄弟遂
謀害茂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爲信誘
而殺之於是豪右屏跡威著涼域茂嘗謂馬岌
曰劉曜自古可方誰等輩也岌曰曹孟德之流
茂默然岌曰孟德公族也劉曜戎狄難易不同
曜殆過之茂曰曜可方呂布關羽而云孟德不
及豈不過哉岌曰孟德挾天子令諸侯仗大義
討不庭曜一胡人卒用烏合之衆而能建威名
成大逆天下莫之當其不優歟茂曰天生胡以
滅中國殆不可以人事論也

太寧二年春正月黃霧四塞夏五月甲申茂寢
疾臨終執世子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
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
播遷汝當謹守臣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
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

室下欲保完百姓因下令曰吾官非王命位由
私議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氣絕之日當以白帟
入棺勿以朝服殮以彰吾志是日薨時年四十
八在位五年劉曜遣使贈茂太宰謚成烈王及
祚僭號追尊曰成王廟號太宗

就李

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

